特1000
特別
27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十四

史官陳仁錫評閱

丙辰 敬王三十有五年春魯侯會吳伐齊

左氏曰魯侯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鄆○〔鄆齊地〕

三月齊侯陽生卒悼公在位四年遇弒子壬嗣是爲簡公

左氏曰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胡氏曰按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

弒悼公以說于吳故吳子哭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按狄下有之民二字

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而有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於爭陳之日而切切以安民爲言非季子不能

左氏曰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胡氏曰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難蠻夷

按救書二字一作弭兵

豈非夙慧

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昌爲獨以救書而不進之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爲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林氏曰此延州來季子不書諡不在季也吳救陳諸夏幾於亡也援延陵州來皆季札私邑故曰延州來季子蓋季札吳子壽夢少子也壽夢以魯襄公十二年卒至是七十有七年矣壽夢卒時季子已能讓國詎是時年當十五六迄今蓋九十有餘歲矣

孔子自陳復至衛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論語曰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又曰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前編曰按世家稱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公六年其後自衛反魯首尾又計六年矣以衛父子之亂而夫子久於其國何邪豈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乎及考

孔子周游之跡當以此辨爲正

之陳世家則楚昭卒之年孔子在陳非反衛也考之衛世家則齊弒悼公之年孔子始自陳至衛明年反魯則非久於衛也然猶至衛何也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蓋思魯之狂士則自陳至衛○蓋○過○衛○耳○意則主於歸魯也以夫子門人如子夏子貢子羔之徒亦多衛人孔子於魯爲父母之邦其出也既以司寇去國則其反也不可以無故而復國故明年召之即歸矣經世於丙辰書孔子自陳至衛於丁巳書自衛反魯可以訂孔子世家之謬而

孔子久速之可於此見矣

丁巳　三十有六年　簡公　春齊國書帥師伐魯

元年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按無下有乎字
按臣一作宰

借二子以激發季孫又借季孫以激二子不知不覺委三強于掌股使之奮勇從事妙甚

左氏曰齊爲鄆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魯及清季孫謂其臣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宓子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有近憂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戰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葅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邾黑肱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請三刻而踰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戰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矣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郈潰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論語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詩書禮樂之彦一時並奏師中之績信文事之有武備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五月魯侯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氏曰爲郊戰故魯侯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至于嬴戰于艾陵吳展如敗高子國子敗晉門巢吳子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魯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吳子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

不沒于賊則神智清明此伍大夫之勝人處

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槚槚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前編曰義理不明而血氣用事無有不敗者闔廬傷於檇李而死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之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可謂有復讐之志矣僅有夫椒之敗而遽受其平今又受其豢子胥之諫利害雖明而復讐之義不及也子胥能報父讐於宗國獨不能使其君報父讐國乎夫差舍復讐之義而好大喜功爭衡上國訖爲讐所乘以斃爭衡者血氣用事也忘讐者義理不明也子胥雖諫而以是死夫差亦以是敗矣寧不爲

此論甚正然心昏于貨則諫亦未必從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後人之鑒哉

秋滕隱公卒在位七年

冬孔子自衛反魯

左氏曰魯人以幣召孔子乃歸○史記世家曰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可矣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論語曰衰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前編曰按顏子之好學如博文約禮而欲罷不能克已復禮而請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以一人行千古道脉于無窮實

事斯語、私足以發語之不惰、皆是也、而夫子答哀公之問、特舉不遷怒不貳過爲言、二事者、固亦克已之功、而未盡顏子好學之事、蓋借是以諫悟哀公也、夫子答問之間、各切其人之病、哀公爲人躁妄、故夫子答其弟子之問、而舉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以曉諭之、可謂切矣、即顏子二事之功、爲哀公對病之藥、惜哀公之不能繹且改也、然今也則亡、惜詞也、未聞好學、惜詞也、曾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曾子之年最在諸弟子之後、進學當在夫子既殁之後也

孔子叙書記禮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

閏閏未看之事

史記曰、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觀殷夏所損益、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子弟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前編曰按史記謂孔子序書編次其事夫書序非孔子作而周書諸篇多失其次愚於武王成王之編皆嘗考正之矣計古者事時前後已具編年之史而書則每事自爲首尾固未必諸篇相爲次第也然或諸篇本有次第而孔安國伏生時失之前漢書言張霸作書首尾後漢書言衛宏作詩序自前儒以詩書之序皆出孔氏朱子嘗引後漢書以證詩序之僞矣獨書序疑而未斷方漢初時秦誓且有僞書何況書序且孔傳古文其出最後則附會之作有所不免若書序果出壁中亦不可謂非附會若益孔鮒兄弟藏書之時上距孔子殺垂三百年其同藏者論語孝經論語既有子曾子門人所集孝經又後人因五經之訓而雜引詩書旁取傳記之語附會成書何獨古書首尾尚是夫子舊本則其爲齊魯諸儒次序附會而作亦可知也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聖人於夏殷之禮不曰吾能知之而曰吾能言之此蓋記禮之時語也聖人生知之資其於禮之義理則知之素矣此其所言蓋謂其制度文爲之詳爾雖當時二代之禮失亡將盡而以聖人之資觸類旁通皆能歷歷言之但聖人謹重之意必欲得文獻以證成之足則吾能證成其書矣而卒不可得故終於從周而幽厲傷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又終於從魯而郊禘又非禮後世訖不得見其成書之盛其間見於禮記之所傳者又多雜以門人經師之說惜哉至於詩則子王子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三百篇也夫子刪繁蕪之三千取雅正者三百而三千之中豈無播詠於世俗之口者夫子之詩既燬於秦火矣漢興管絃之聲未衰諸儒傳夫子之詩而不全得見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繇以爲古詩取以足夫子三百之數而不雜其非也不然若孔子之誦詠如素絢棠棣諸詩經書之所傳如貍首繁絮先正繁渠諸詩何以皆不與於今之三百而孔子已放之鄭聲何以猶存而不削邪至於易象繫象說卦文言魏伯陽顏師古所謂十翼者此則夫

金川縣南沙先生著易象指決錄有云子曰字乃後世講師所加其說亦是

子之意而門人述以成書謂皆夫子所筆則亦非也象傳倒有發明中間豈無未盡之意象傳句多重複中間寧無填塞之辭蓋門人得夫子之說而欲足成其書不得不爾何以知之以繫辭知之也十翼莫粹於繫辭繫辭或不以子曰起文或以子曰起文或引子曰以爲證或未引子曰以爲斷子王子謂與子思作中庸同體蓋繫辭傳門人以夫子之意發明非夫子之親筆也果夫子之親筆則章首之子曰何以或有或無或問或荅篇中之子曰何以或引或斷邪然則繫辭傳之成文且非夫子之全筆則象傳之具體小象之比辭安得爲夫子之全筆邪獨大象乃夫子之筆辭簡義精體明用切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三聖所作之外此自當爲夫子之一經而門人得夫子之言獨文言無所附會夫子之言最爲明白乾卦文言各以子曰答問深密明暢其後申述卦爻之義不以子曰起文者意便不及如所謂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遍與前章不同其於六十四卦之中發明爻義者亦文言之體間舉數爻辭義俱明門人不敢足成三百八十四首故於乾坤二卦文言之外餘卦文言雜諸繫辭傳是爲得之後之學者於禮記十翼但欲見夫子著述之多而不敢別其爲門人發明之辭與其足成之體今姑論其梗槩如此又當別爲讀經者言之

戊午　三十有七年　魯用田賦

左氏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弗聽○穀梁氏曰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前編曰按魯自宣公初稅畝而田賦已倍作丘甲用田賦而兵賦又再倍矣左氏叙孔子之對似非盡聖人語今畧之

魯孔鯉卒

按舊以田與家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

不知有先公久矣故舉以警懼之而卒行之無忌遽越之危兆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魯侯會吳于橐皐（橐皐吳地）

左氏曰魯哀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曰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按周固也

姑寒歇也

魯大賢顏回卒

家語曰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三而卒○論語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又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又

此大賢後大聖之類俱應從刪若不刪者則于其王某大夫亦

鹿書賢否矣春秋詎有此例

曰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又曰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又曰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又曰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又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又曰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不技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金濂曰按或問朱子曰以第子之年考之則回之死先於鯉故曰鯉也死有棺無椁爲夫子之設言信乎朱子曰以人情言之不應如此且王肅信家語最篤亦以此爲年數之錯誤今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又按家語顏子卒當在敬王二十九年子自陳蔡至葉乃在三十一年子西止昭王召孔子之辭猶有輔相有如顏回之說則是顏子尚存也今據夫子之言次於鯉卒之後○前編曰按顏淵死顏路他無所請而至于請車夫子亦他無可與而至于拒之則顏路疑於子而夫子幾於吝然今考其時則顏淵之死且葬適當厄於陳蔡之後此正夫子之窮也夫喪事稱家有無夫

請車赤門人爲臣之意先賢有辨

子既以處其子安得不以處顏子乎夫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致賻夫而不能爲顏子之椁彼一時此一時也貧富不同也雖然此猶可也孔門自顏子之外曾子卒傳聖人之道而顏子之殁已有喪予之歎後六七年反魯荅其君大夫之問獨稱顏子爲好學然則曾子非邪蓋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當孔子對哀公時方年二十二耳逮夫子殁時曾子方年二十有七則一貫之傳其夙悟不減於顏子暮年工夫始或過之後之學者不考其時因未聞好學之說而遂不知曾子之學孟子稱誦其詩讀其書而必論其世蓋又欲

考論其時以知言行之先後也此類是已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秋吳子會魯侯衛侯宋皇瑗于鄖（鄖）吳地

左氏曰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國無道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弃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疾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語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而崇讐也且合諸侯而執衛君乎太宰說乃釋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悅其言從之固矣

（已未）三十有八年夏單子會侯晉侯會吳子于黃池（黃池衛地）

池吳子使駱來告勞於越入吳及越平

左氏曰夏魯哀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越子伐吳爲二隊疇無餘謳陽

按癸狂也

借弱以逞弱之逕此賢者之權也

全是戰國策士口吻風氣之漸賢者固不免乎

吳之國勢非小弱也三年之間伐會頻仍驕恣無忌雖微越將自敝況其疾在腹心耶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玉王子地守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夫差夫差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盟吳音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恐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

彌庸之報仇也建於夫差矣復踐而敗于越則無餘謳陽安知非徉敗以致餌越之勝吳令在智深勇沉也

按墨氣色不也言心志充悅無氣色不者

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誠爲伯矣敝邑將牛邾以屬於吳而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囚景伯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何世有職焉若不會宗祝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何損焉太宰嚭言於夫差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夫差欲伐宋殺其大夫而囚其婦人太宰嚭曰不

按何景伯名可謂謀士之雄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可、於是歸、○吳越春秋曰、黃池之會吳既長晉而還、未踰於黃池、越聞吳子久留未歸、乃悉士衆將伐之、吳又恐齊宋之爲害、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昏姻之好、甥舅之國、吾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劒挺鈹、與楚昭相逐於中原、天舍其忠、楚師敗績、今齊不賢於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忍其惡、被甲帶劒、徑至艾陵、天福於吳、齊師還、鋒而還、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不熟於歲、遂緣江浙淮開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而歸告于天子執事、周王答曰、伯父令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依矣、予賢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承福、周室何憂焉、乃賜弓矢斧鉞、王使詹桓伯辭晉、○

史記曰、國士、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天音泰、下同、長上聲、旺古旦反、

秋九月、孔子居魯、魯哀公問政、孔子對語詳在論語中庸家語

庚申　三十有九年、春、魯西狩獲麟、

左氏曰、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家語曰、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氏以爲不祥、弃之郭外、使人告孔子、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泗沾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孔子作春秋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史記世家曰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上自隱公元年下訖哀公十四年凡十有二公○史記又曰聞之董生掇亂世反

論春秋原委終以武庫為定旨 周

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則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則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為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周之舊典禮經也曰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注記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靈

阿本肉作囝

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不必改也。據公羊經止獲麟。麟鳳五臺。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爲感也。絕筆於獲麟者所感而起。因所以爲終也。○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孔。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夫子當周之末。世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援道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矣○前編曰春秋之書夫子之所寓意非夫子之有意也太史公有意妄慕孔子上自五帝迄于麟趾作爲史記猶網羅遺聞求十二諸侯譜以盡諸國世家始末使夫子而有意於褒貶天下之諸侯大夫以成天下之書則必訪周室外史之藏論史記舊聞總諸國是非之故不使其有所遺佚止於一國之史也今乃不然獨因魯史修之蓋夫子因見魯史書法非舊是非失眞舉其大者就加筆削其他比事而書國史之常必不盡改而舊史之外亦無增加至於襄昭而後國史未盡出或事所未審或人已共知不待刪削固不盡改也杜氏所謂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記註多違舊章蓋謂春秋藏於史官人所不知而又典禮非舊自經夫子之手則典禮著明是非各得其所學者傳之於是天下亂臣賊子皆知所懼後之有國者有所據以爲賞罰作史者有所守以爲是非姦雄者有所懼而不敢肆遂與禹抑洪水周公兼夷驅獸同功蓋聖人功化之妙自如此爾自漢以來言春秋者一事一字而曲爲之說則又鑿矣

君以爲非有意則知我罪我之嘆奚爲而發

夏四月齊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左氏曰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諸御鞅言於簡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酒肉、醉守囚者、殺之而逃、初陳豹爲子我臣、與之言政、悅、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逆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陳逆舍於公宮、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陳逆殺侍人、公與婦人飲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陳逆抽劒、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閽、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豐

子我即陳闞（向本陳闞作鬻止）

盡逐焉又驅之使自斃禍發必克後漢唐宦官之禍與類此

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闕、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陳闞誠不可並屬知獨任之愈乎簡之悔甚謬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左氏曰宋桓魋之寵害于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告皇野曰、魋將禍余、請即救、可馬子仲以君命召左師至、公告之故、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曰、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魋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魋遂入曹以叛、公使左師巢伐之、亦入于曹、取質、魋不可、曹人叛之、魋奔衛、向巢奔魯、宋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公使止之巢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辭自衛出奔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與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陳成子皆召之卒於東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杜氏曰錄其卒葬所在賢賢者失所也○論語曰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前編曰按向巢之亂司馬牛常以爲憂夫子知之有內省不疚之訓矣而又直以無兄弟爲憂子夏以四海皆兄弟之言廣之胡氏病其意圓而語滯夫以牛之高節人所招致史所愛賢然何以在宋留巢而不留牛適吳又何至爲吳人所惡耸吳人所尚異與不然則牛之所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者亦容有所未至邪此亦牛之尚有疚子夏之言或切中其病也○左師witdraw之兄向巢也子車雛之弟

六月齊陳恒弑其君壬在位十四年遇弑立其弟驁是爲平公孔子請魯侯討之三家不可

論語曰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

賢

恒之鄉黨正所謂同惡相濟也牛之適吳不欲與雛同國耳吳之惡之何邪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于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前編曰弑君之賊人得討之夫子告老久矣而confidence言從大夫之後則見在位大夫當如何也不敢不告猶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蓋理不可泯而聖人職分不可不舉

有夫子之告雖不能手戮逆恒而恒已討矣

然而曰以吾從大夫之後夫子蓋以自任也魯爲齊弱其來固久使魯之君臣授之以兵而委其責於夫子暮年有此一舉夫子則夫子固有處矣惜也夫子不得爲而天下迄不得聖人之力後世幸不見事又不得爲而天下迄不得蒙聖人有爲之累深可歎哉

冬會儀

論語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慶舉矣上下寧憂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貊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烏知徹之當務蓋不爲迂乎

辛酉　四十年　周敬王　平公　元年　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呂氏曰國高天子之貳守也田恒作亂故無丕出奔元王五年犂丘之役無丕復見于傳蓋田氏尋復之也史記年表是年書齊自是稱田氏謂諸侯不復知有齊也自陳敬仲奔齊以陳字爲田氏○應劭曰面始食邑也

楚師伐吳及桐汭

鄭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呂氏曰鞅嘗納蒯聵于戚此師其爲蒯聵而舉焉爲

齊及魯平子服回如齊端木賜爲介齊歸魯侵地

左氏曰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齊陳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醉人多少
痴心醉亦
工妙

天象

羅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所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窶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子玉曰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圍戚以報其病及衛侯入晉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喪以討其國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乃歸成

熒惑守心

史記曰熒惑守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也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而曰可移於歲公曰君人之言三熒惑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壬戌　四十有一年春正月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是爲莊公其子輒出奔魯衛侯使鄄泮來告

左氏曰衛孔圉取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圉幸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女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良夫與太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首鼠侍生者每籍口以逃難吾寧取仲氏以勵節烈

于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遂入適伯姬氏既食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殺從之追孔悝於厠强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聞亂使告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子路曰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孔悝立莊公召蒯聵入衛石乞孟黶等殺之立悼公

使鄢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舅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竄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肹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肹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而行出奔宋○家語曰衛使者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有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夫子遂令覆醢

夏四月己丑大聖孔子卒于魯

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嫠嫠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予貢曰君其不没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愆失志爲昏失辭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朴氏曰人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按是年四月十八乙丑無巳丑五月十二日也日月必有誤魯襄二十二年生至是七十三年也○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病七日而沒○孟子曰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林氏曰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左氏因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以下無復經矣○史記曰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

為天下爲千古故感慨特爲深至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故所居堂弟子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書○皇覽曰冢去城一里塋百畝冢南北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前以石為祠堂及石龍龜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塋樹以百數皆異種傳言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杵枌榛藷薯五味薑檀之木不生荊棘刺人之草○劉恕曰包羲以來聖王興利知者創物生民日用資而仰之然其祠冢苗裔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宗奉歷千餘年未有如孔子之盛者豈非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教雖變之邦不可斯須舍乎

按安貴一作女貞

楚公孫勝殺令尹公子申司馬公子結執楚子
寘于高府陳人侵楚沈諸梁討勝誅之迎楚子
復位

左氏曰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建請行而期焉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建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蕃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好復言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而求死土。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汝。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乎。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楚子。子西以袂擩面而死。石乞曰。焚庫無聚不然。不濟。曰。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

葉公諸梁定楚

賢者之益人國如是

與其從之而受其制寧不從而死甚有見

石

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以險徼幸者。其求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閒爲王。子閒爲王。子閒不可。劫以兵。子閒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庇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如不能。遂殺之。而以楚子如高府。召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楚子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見君面。是得艾也。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旋入。曰。君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君若以御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

兩眚猶爲曲盡愛藏之情然後殷卽前翻入更深更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乃免胄而進遇儀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弗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乃烹石乞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葉○寧子西子寬子期子

衛侯逐太叔遺遺奔晉

左氏曰衛侯占夢孌人求酒於太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太叔遺遺奔晉

癸亥　四十有二年春衛侯殺其孌人渾良夫

左氏曰前年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竪告太子太子使王人與猳從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春衛侯爲虎幄於籍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輿乘旬兩杜紫衣狐裘至祖裘不釋劒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杜氏曰三皋紫衣祖裘帶劒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兵　兵

人各有能有不能可謂能知人矣

三月越子伐吳敗之于笠澤

左氏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常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國語曰越子勾踐即位三年興師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用范蠡計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越子曰蠡爲我守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不如蠡也越子曰諾令大夫種守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勾踐之地南至句無北至禦兒東至鄞西至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飴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子令孤子寡婦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廟禮之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也

按東西爲廣南北爲運

案兒乳也醫乳醫也母乳母也饘食也

求詳于生養之道足以富強惜其無遠大之圖止于快報復也

按禮之於廟告先后也

無此摩厲不足激發人心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十年不收於國蓋但就勾踐與其夫人之衣食而云耳其它若養士若貢吳必不能輸也

捉甫深蒲也蠃蚌蛤之屬也

無不獸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吳子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飢市無赤米而囷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師與我戰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鄭包之言吳王若愠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子曰善乃大戒師伐吳吳子起師軍于江北越子軍于江南越子乃中分其師以爲

兵

按士卒君子王必親近有士行者

吏出一奇便其不知所備

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衛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衛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子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從之又大敗於沒○呂氏曰國語載此戰與圖吳相接按左傳後四年越乃圖吳以大夫種始謀考之必姑結成而退至于再舉始圖吳也○陳上聲句古侯反赤米米之荼者圓曰囷方曰鹿

夏六月晉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晉師還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左氏曰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太子又使椒之鞅圖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陳滅于虞復于平公卒覆于楚

志父鞅所更名

按椒訴也

秋七月楚滅陳殺滑公

左氏曰楚白公之亂陳人特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禦之敗遂圍陳秋楚公孫朝帥師滅陳○史記曰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田恒以簒有國謂之報德可乎史誤矣

冬十月晉復伐衛衛人出莊公與晉平晉立襄公孫般師而還

左氏曰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衛侯貞十其繇曰如魚竇尾衡流而方羊脅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

瓜叶孤

按竇赤也魚勞則尾赤

翩高言水急也

按橫流方羊不循自安離水邊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作石圍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巳氏初公自城上見巳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壁曰活我吾與女璧巳氏曰殺女辟其焉往遂殺之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觀平喚石反虛去魚反縣直又反窺規救呈反髢大計反髢也髮皮義反

十二月齊人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而歸

左氏曰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齊侯魯侯盟于蒙

左氏曰魯侯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

四十有三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

左氏曰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曌與太叔遺

齊陳恒殺鮑氏晏氏及公族之强者割齊安平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以東至瑯琊爲封邑

史記曰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殺鮑晏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爲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

秦悼公卒在位十五年　子嗣是爲厲公

乙五　四十有四年　厲共公元年　春越人侵楚

左氏曰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林氏曰誤吳謂越人以師侵楚使吳人不設備欲滅之也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呂氏曰報越之侵也三夷越之屬也言男女無君長也

王崩太子仁踐位是爲元王

魯叔青如京師

左氏曰魯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林氏曰按左氏敬王崩在是年世族譜云敬王四

按春秋獲麟之歲正哀公十四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年則是歲乃魯哀十九年也諸說何以不攷

十二年崩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史記周本紀及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二年崩子元王仁立則敬王魯哀十八年崩也六國年表起自元王及本紀皆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是魯哀之三十七年與杜預世族譜爲異又世本云魯哀二十年是定王介崩子考王元立衆說不同未詳其正也

吳伐楚

呂氏曰爲越所驕也楚世家書吳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十四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十五

史官陳仁錫評閱

丙寅　周元王　元年春齊人魯人鄭人會于廩丘

左氏曰春齊人徵會于魯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杜氏曰晉公室卑

吳人殺其公子慶忌

左氏曰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請歸平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案贏縮進退也兵法大要不出于此

案困窮也案三慶也

案誘射的也

冬十一月越圍吳

國語曰越子伐吳至于五湖吳人出挑戰一日五反越子欲許之范蠡曰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陽先則用陰陽後無陰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蓺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人死

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間飢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空爲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而不可奪空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毅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越子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呂氏曰越語下篇所載范蠡之詞多與管子勢篇相出入辭氣奇峻不類春秋時語意者戰國之初爲管仲范蠡之學者潤色之然歟

晉定公卒在位三十一年子錯嗣是爲出公

潰

占之立詞（平）

謂師者類皆韻語如易彖老氏亦然今少消所云古之善用兵者必述成語耳豈尽出後人耶

晉趙鞅卒立其次子無恤

史記曰先是趙簡子使尹鐸守晉陽請曰以爲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至是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前編曰國語載此事在鐵之戰前則在敬王二十七年之前也

蜀聘于秦

呂氏曰蜀見於牧誓地與秦接秦記書蜀人來賂賂即聘也聘必有幣秦用夷不能盡行聘禮故其國史凡聘皆謂之賂

蜀見牧誓又聘秦於隱公之二年足破金仁通鑑之誤

按鬚一作鬚

其所謂賢從其勝人處談之耳

晉荀瑤伐鄭取九邑

呂氏曰荀瑤即智伯也○通鑑曰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

丁卯二年 晉出公元年 春晉趙無恤使楚隆如吳

左氏曰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隆曰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於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子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懌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吳子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勾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吳子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貙何以得爲君子對曰貙也進不見惡退無

生愛謂不待其死而生今憂也語甚矣

既不能救之又烏用知之

按各一作維

詬言吳子曰宓哉○林氏曰史貙即晉太史蔡墨也魯昭公二十二年史貙嘗曰不及四十年越必有吳子感其言故問其人○趙孟無恤也楚隆無恤家臣質如字盟信也

夏五月越人聘于魯又聘于齊

杜氏曰越既勝吳欲伯中國始遣使通魯○史記年表齊平公七年越人始來

晉趙無恤滅代

史記曰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官遂與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天摩笄自殺代大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伯魯著襄子之慶而傳國於其子可謂有君子之資矣

子兄按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呂氏曰代北狄之別也世家曰翟犬代之先也其國在今蔚州襄子聞新雅狗之勝而能戒念伯魯之德而傳國於其子可謂有君子之資矣至於夏屋之役行如虎狼獨何歟蓋生於兼并用仁義之所也悠悠千載臨大利決大計非明同陷一見豈不哀哉○前編曰按代今蔚代二州之地也夫結吳固簡子之盟而考之世家則取代亦簡子之志也簡子託之夢帝以賜代託之寶符而示無恤以取代爲是立無恤也無恤居喪念簡子之志爲吳之圖而降食爲代之利而許擊之可謂能成父之志矣然救吳善也而以力不及辭之滅代惡也則盡心力而爲焉成其惡而不成其善是安得爲繼志之孝乎○夏屋山名

秋八月齊侯會侯邾子盟于顧

左氏曰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皇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皇與蹈叶書與憂叶

戊辰　三年夏四月越人納邾子益於邾太子革奔越

按責十七年存侯爲公稽首亦見右按皇繞也按魯祕周禮不肯稽首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除

癸十一月越滅吳

國語曰越師入吳夫差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勾踐弗忍欲許之范蠡諫曰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乃不許使者往復來辭愈卑禮愈尊勾踐又欲許之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十年謀之一朝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勾踐曰吾欲勿許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蠡乃左提鼓右援桴以應使者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越敢不聽天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匹使人告夫差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惟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寡人禮先一飯君若不忘周室而爲敝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吾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夫差將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乃縊越人以歸○前編曰自太伯至夫差凡二十五世今日本亦云吳太伯之後蓋吳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亡其支庶入海爲倭也、○
甬句東越地海中洲也

越子會齊晉及諸侯于徐州、

世家曰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
諸侯會于徐州、○呂氏曰徐州卽舒州也字
从人
音舒

越人致貢王賜越子胙命爲伯

世家曰越子致貢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爲伯
○吳越春秋曰勾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
皆輔周室盟而去秦不如命勾踐選吳越
將士西渡河以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

區區於越僻處南陽尙能北會齊晉彼六朝南宋一何不自強也

自引咎越乃還軍、

越子以江北地至泗上與楚以泗東地與魯歸

吳所侵宋地、

世家曰勾踐已會渡淮而南以淮上地與楚又與魯泗東方百里歸吳所侵地於宋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外紀曰越索卒於楚而攻晉左史倚相謂楚子曰越已破吳豪士死鋭卒盡大甲傷索兵攻晉示我病也不如起師與之分吳楚子曰善起師從之越伯怒將擊楚文種曰我憊矣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西五百里以

朝王之禰也此項江襲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與楚、○前編曰按左史倚相見於楚靈之末歷平昭惠而今尚在是及見春秋以後也舊云左氏傳左丘明所作前儒非之謂左丘姓明名其人於夫子年輩爲先此左氏非左丘明也文公疑左氏乃左史之氏意楚左史倚相之徒爲之其信然乎

少伯知幾非人所及

越范蠡去蘱蘱子殺其大夫文種

呂氏大事記曰按史記國語范蠡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反國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反至五湖蠡於勾踐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勾踐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勾踐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之分國不聽吾言誅之子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

○史記曰范蠡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劒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自殺

己巳　四年夏六月晉荀瑤告伐齊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左氏曰智伯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智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異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智伯曰君告子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以辟伐罪足矣何必卜戰于犁丘齊師敗績智伯親禽顏庚○呂氏曰智伯賢於人者五犁丘之役見其三焉馬駭驅之親禽顏庚射御足力也拒長武子之辭巧文辭慧也決戰不卜強毅果敢也告于天子

蔡成侯卒在位十八年　子產嗣是爲聲侯

八月魯叔青如越越諸執聘使

左氏曰魯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執聘使報叔青也

庚午　五年　聲侯元年　夏四月晉侯及魯越石伐齊取廩丘

左氏曰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晉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甲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鬻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館臧石生

按衮過也户怪切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太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宰禮不度敢展謝之

越人執邾子以歸立公子何

左氏曰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林氏曰公子何太子華之第也

魯侯以公子荊之母爲夫人荊爲太子

左氏曰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筮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

按孝惠二公皆取宋国子姓之女也称商者遡定公時也

得嬖夏此諍嫡妾之分不紊

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潚爲太子國人始惡之

魯侯朝于越

左氏曰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鄆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呂氏曰嚭亡吳者也勾踐不以爲首誅而又寵秩之其不終伯也宜哉○前編曰按史記吳世家越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忠今而左氏傳嚭復見於越爲魯納賂云而范蠡卒滅之然范蠡得西施也以色而勾踐謂欲赦吳而勾踐之用宰嚭也以財與是又五伯之舉人也○適鄆太子名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按優狡俳優也

按殼呿吐也許角切

義渠聘于秦

辛未　六年夏五月衛侯輒出奔宋

左氏曰初衛人立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孌爲夫人其弟期犬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奪司寇亥政使侍人納公文懿于之車于池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使三匠久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戹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君將殼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戹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與公孫彌牟公文

按支離陳名

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太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鄹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當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請逐揮曰彼好專利而亥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如越請師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六月魯侯至自越

左氏曰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蒪也以魯國之富適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食言非直指郭重也喻三家也故有惡予大夫

壬申　七年　闕　悼公元年　夏五月魯叔孫舒帥師會越人宋人伐衛納衛侯輒不克納衛人立公子黔是爲悼公

左氏曰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筏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悔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蠻夷伐國幾亡矣請納之衆而問曰君以蠻夷亡而有益請自非門出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非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組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文子彌牟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衛人使司徒期聘于越

左氏曰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越伯越伯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太子者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寗武子孫莊子爲宄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衛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遂卒于越○前編

寮衛字衍無援至此宜其終于出也

亡或謂輒初在國未見過舉其於孔子不夫公養之禮何其再入之多妄也是不然惡莫大於拒父其他小事則輒年尚少聽於孔叔而孔叔又聽於季子所以其惡未著耳

冬十月宋景公卒在位四十八年

大尹立啓六卿逐啓及大尹而立得是爲昭公

左氏曰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六卿三族降聽政邑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遊於空澤卒於連中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奉公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自空桐入如妖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晝、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病疾、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窴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莊使宣言於國曰、大尹盡惑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六子在唐孟皆歸授甲、使狗于國曰、大尹惑盡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啓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王崩太子介踐位、是爲貞定王、

晉荀瑤城宅陽

呂氏大事記曰、水經注竹書紀年、晉出公六年荀瑤城宅陽、濟瀆之旁有故宅、陽城也、魏再攻魏、莘卯于非宅、乃此地屬滎陽、

癸酉　周貞定王　元年　昭公元年

大事記曰、史記作定王介、世本司馬貞索隱、蘇氏古史並作貞王、皇甫謐經世稽古錄並作貞定、紀年、並列衆說以待知者、

春、越子使后庸聘于魯、魯侯及越后庸盟于平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陽、

左氏曰、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郯田、封于駘上、十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既不能用臨難思之何益

夏四月、晉荀瑤帥師伐鄭、齊陳恒帥師救鄭、晉師還、

左氏曰、智伯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

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而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十伐鄭、不十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智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衷之而後入之、不亦難乎、○

製甲衣也

掩衷善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前編曰按陳桓智伯皆專國者其相遇如此學者當考其得失成敗之故也○顏涿聚顏庚也子思國參也

魯侯出奔越

左氏曰季康子卒公弔焉將降禮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於陵坂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公如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有山卽有陘氏

魯哀公卒于有山氏在位二十七年　魯人立公之子寧是爲悼公

史記曰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爲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畢於三桓之家○蘇氏曰子貢言哀公不沒於魯而史記稱哀公自越歸卒於有山而不歸國未可信也○前編曰按魯昭公在外非不久魯未嘗別立君也今立其子寧則是哀公沒於外矣未及告立而沒於有山氏事容有之夫不蒙於位猶道死也雖謂之不沒於魯亦可也經世書三桓作難弒其君哀公蓋誅心之法不弒而實弒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甲戌　二年　魯悼公元年

乙亥　三年　晉地震

丙子　四年　燕獻公卒、在位二十八年　孝公立

越菱執卒　勾踐在位三十一年　子鹿郢嗣　是爲龍與

索隱曰紀年云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子勾踐卒是爲菱執次鹿郢立樂資云越語謂菱執次鹿郢立樂資云越語謂鹿郢爲鼫與○前編曰按左氏作適郢紀年作鼫與適語訛爾鼫與必其號猶勾踐號菱執也菱執越語如西域二合之音即華言德云

丁丑　五年　魯孝公元年　鹿郢元年　晉荀瑾趙無恤帥師圍鄭

左氏曰悼之四年晉荀瑾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慢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鄶魁堅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恭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戊寅　六年　晉人楚人聘于秦

鄭聲公卒　在位二十八年　子易嗣　是爲哀公

按史記知伯貪而愎趙襄子合忍其兄于兩言中按甚毒也其禦友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天象　按一本無河處之河字

邊備

國勢

晉河絕于河處

己卯　七年　魏哀公元年

庚辰　八年　秦輦阿旁

秦伐大荔取其王城

大事記曰大荔戎之別種也○徐廣曰今之臨晉也按匈奴傳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外紀曰是時義渠大荔最强築城數十皆自稱王

壬午　十年　越鹿郢卒　在位六年　子不壽嗣　是爲簡姑

癸未　十有一年　越不壽元年　晉荀瑤與趙氏韓氏魏氏

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　晉侯出奔齊

史記曰晉四卿分范中行氏之地以爲己邑晉侯告于齊魯請伐四卿四卿反攻其君晉侯奔齊

晉荀瑤滅鳳繇　鳳繇戰國策作九由

大事記曰鳳繇狄國也知伯欲攻鳳由而無道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鳳由之君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智伯貪而無信欲攻我而無道今師必隨之君曰大國爲懼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而子逆之不祥、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齊七月而厲繇亡、外紀載於此年、今從之、

甲申　十有二年晉出公卒于齊在位十九年　荀瑤立昭公曾孫驕是爲哀公而專其政

史記曰晉出公怒知伯與趙韓魏分范中行地、告齊魯欲伐之、四卿恐遂反攻公、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其大父雍昭公少子也、號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忌蚤死、知伯欲盡幷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是時晉政皆決於知伯、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强、

蔡聲侯卒在位十五年　子嗣是爲元侯

晉荀瑤襲衛還三卿宴于籃臺

戰國策曰知伯欲伐衛遣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曰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知伯果起兵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已而又欲襲衛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甚有寵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愼勿納知伯乃止○國語曰還自衛三卿宴于籃臺知襄子歲歸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惟不仁所以驕盈至此

天象

康子而侮段規知國聞之諺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憩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曰慮以下人必得所欲能下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子師○南文子公孫彌牟也

晉河水赤三日

秦伯帥師與綿諸戰

乙酉 十有三年 晉哀公元年 秦元侯元年 晉取秦武城

史記秦紀曰晉取武城○正義曰武城在華州鄭縣東北

齊平公卒 在位三十五年 子積嗣 是爲宣公

陳成子卒子盤代 世家自陳完至成子恆七世

大事記曰成子陳恒也春秋謂之陳史記謂之田蓋自春秋後遂稱田氏也盤相齊宣公宣公名年表作就酋盤世本作斑○前編曰按陳故國田齊之封邑陳未滅之前田氏猶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稱陳陳既滅之後田氏遂稱田一國不再興其意蓋謂故國之謀而圖齊也荀瑤之議正中其腹心之疾故成子無辭以對而言他

丙戌 十有四年 晉宣公 元年 晉荀瑤大治宮室

國語曰知伯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艸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上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晉荀瑤約魏駒韓虎攻趙無恤無恤奔晉陽

當時襄子若亦與地則瑤將遂惟意所行平事机之來電熄烟紛段規任章有以待之矣

通鑑曰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而益其志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趙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前編曰。此下通鑑

鄭人弒哀公而立聲公之弟丑是爲共公哀公在位八年遇弒

丁亥　十有五年晉荀瑤及韓魏圍晉陽

通鑑曰。三家圍晉陽而灌之。城不浸者三板。沈竈產黿。民無叛意。

戊子　十有六年晉荀瑤無恤約魏駒韓虎反攻荀瑤

滅之三分其地。

通鑑曰。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絳流。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而懈於攻趙也。不成之事乎。二子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

絺疵善揣知人意顧何以事智伯而不知其貪愎之速亡也

晉障之利於是三家始專有晉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出燕丹荊軻之計也智伯雖滅亡無後然知開知寬尚據已未下也以豫子之勇相與殊死豈不足以興復智氏哉而顧死於刺客之靡邪子有言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既能成之何憚於死乎豫子可謂能死事而已然往古事情又難揄度若開寬二子不能相任不足與有爲異時未必有成則反不若今日之死得矣○大事記曰段規謂韓康

誦其言烈烈如生讓士

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喘而趨疾也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左氏曰趙襄子恭智伯遂喪之智伯貪而悖故韓魏反而喪之○通鑑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仇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厠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報仇眞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子曰分地必取成皐、康子曰成皐、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千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君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康子曰善、果取成皐、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皐始、趙襄子行賞高其賞為上、晉陽之難、唯共無功功臣皆怒、襄子曰方晉陽急、群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張孟談既固趙宗、告襄子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悵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

社稷乎、子何為然、對曰臣觀成事、聞往古、臣主之權均能美未之有也、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又納也

釋事而耕於貧親之丘

齊田盤使其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晉三家通使晉趙無恤使新稚狗伐狄

大事記曰按國語列子外紀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子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者其難者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前編曰外紀載於此年今從之

己丑 十有七年晉知開奔秦

大事記曰開瑤之族也荀氏自首以來或謂知氏按秦年表晉大夫知開率其邑人來奔

庚寅 十有八年秦左庶長城南鄭

大事記曰史失其名庶長秦官見於左傳昭襄公十一年秦紀則庶長弗忌當桓王二十

二年則秦有此官久矣秦楚變於夷狄不尊周禮故官名異於他國

衛悼公卒在位七年子弗嗣是爲敬公

蔡元侯卒在位六年子齊嗣

辛卯 十有九年 敬公元年 侯齊元年 燕孝公卒在位十五年 載

嗣是爲成公

壬辰 二十年 成公元年 越貢姑卒在位十年 子翁嗣是爲朱勾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前編曰按此越子翁
立而迎婚於秦也

癸巳 二十有一年 朱勾 晉知寬奔秦

大記事曰按秦年表晉大夫知寬率其邑人
來奔知伯既滅六年而寬始奔秦或者守別
邑而未下若燕將
守聊城之類歟

甲午 二十有二年楚子滅蔡蔡侯齊出亡 齊在位四年而

十

金履曰按史記世家蔡姬姓侯爵出自周文
王子叔度之裔武王克商封叔度於蔡監殷

除 陳蔡俱亡滅于楚

其地今蔡州上蔡縣是也至是楚滅之自
叔度至齊凡二十六世歷六百七十六年

丙申 二十有四年楚滅杞

金燻曰按史記世家杞姒姓伯爵周武王克
商求夏后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於杞以奉禹
祀其地今開封府雍丘縣是也後遷都緣陵
又遷于淳于至是楚惠滅之凡二十一世歷
六百七十八年○蘇氏古史曰宋杞皆天子
之事守也蓋禮樂車服在焉故孔子曰夏禮
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
足徵故也宋雖不足徵然春秋之際晉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焉如杞
遂至于用夷無足言者脩孔子學官名於郯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子、郯子至徵矣、而其先王之遺文、於諸侯爲詳、孔子之於夏禮、蓋猶考於杞、歎、而國無君子、不能自列、悲夫、

楚與秦平、楚東侵地至于泗、

史記曰、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丁酉　二十有五年秦伐義渠執其君以歸晉伐伊洛陰戎滅之

外紀曰、秦伐義渠、虜其君、時晉韓虎魏駒共滅伊洛陰戎、其遺脫者皆西走踰汧隴、自此

中國無戎寇、惟餘義渠一種焉、

戊戌　二十有六年日有食之晝晦星見　年表失其月

秦厲共公卒　在位二十二年　子嗣是爲躁公

己亥　二十有七年　躁公元年

庚子　二十有八年春王崩子去疾踐位　是爲哀王　弟叔

弒王自立　是爲思王　秋八月王子嵬殺叔而自立　是爲

考王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史記本紀曰貞定王崩子哀王去疾即位三月弟叔襲殺之自立五月少弟考王嵬攻叔殺之而自立

封弟揭於河南以續周公之職

大事記曰河南即郟鄏周武王克商遷九鼎周公相成王營以爲都是爲王城又遷殷民於洛陽下都是爲成周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敬王時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桓公焉稽古錄謂桓公爲東周桓公非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河南桓公之時雖未有東西之名推本而言之謂之西周桓公則可矣何以稱河南爲西周自洛陽下都而視王城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爲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君陳畢公尹殷民蓋在下都之地今書皆謂之東郊則下都在王城之東明矣

秦南鄭反鄭名不安之鄭有新鄭有南鄭

大事記曰水經漢水東遏南鄭縣南酈道元注耆舊傳云南鄭之號始於鄭桓公桓死於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爲稱即漢中郡治也按本紀秦惠王始取楚漢中置漢中郡今蹤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公之時、巳書南鄭反、豈地之往來不常、先嘗屬秦歟、今屬興元府、

辛丑　周考王　元年

壬寅　二年晉哀公卒、在位十八年　子抑嗣是爲幽公

龍門河水赤三日

癸卯　三年　魯幽公元年

甲辰　四年晉侯反朝于韓趙魏氏晉獨有絳曲沃地、

史記曰幽公之時、韓虎趙無恤魏駒三家逼晉君微弱、反朝于韓趙魏三家、晉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屬三晉、

丙午　六年夏六月秦雨雪

日有食之　年表失其日

丁未　七年燕成公卒、在位十六年　閔公立

戊申　八年　魯閔公元年　彗星見　年表失其月

己酉　九年楚惠王卒、在位五十七年　子中嗣是爲簡公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除　除

衛敬公卒子緤嗣是爲衛屬於晉韓趙魏三家

史記世家曰是時晉三家強盛衛如小侯反屬之

庚戌 十年 簡公元年 昭公元年 楚人滅莒

大事記曰按莒嬴姓子爵出自少昊之後也周武王克商封茲輿期于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下爲已姓不知誰賜之姓也自輿期傳十一世而茲丕公始見於春秋共公庚輿以下微弱不復見矣後四世至是爲楚簡公所滅

魯悼公卒在位二十五年子嘉嗣是爲元公

禮記曰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寮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前編曰按鄭氏曰生不能盡忠死又不能盡禮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鄭氏此言譏敬子不能企而及之也敬子其初爲人如此曾子所以有遠暴慢鄙倍之戒與

辛亥 十有一年 元公 義渠伐秦侵至渭陽

壬子 十有二年秦躁公卒在位十四年 弟立是爲懷公

秦紀曰躁公卒弟懷公立懷公從晉來亨國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大象

癸丑　十有三年　晉懷公　元年　晉桃李冬實

甲寅　十有四年　晉侯會侯會于楚丘

乙卯　十有五年　王崩　太子午踐位　是爲威烈王

衛公子瑕弒其君昭公而自立　是爲懷公　昭公在位六年　遇弒

西周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　是爲東周

大事記曰此東西周分之始也初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爲河南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至是惠公復自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自河南桓公續周公之職而秉政

周自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分爲東西併空名亦無復存矣傷哉

三世益專所以別封其少子使奉王者殆欲獨擅河南之地而不復奉王歟前漢地理志曰鞏東周所居非也鞏班之采邑也世本曰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是班秉政於洛陽而采邑則在鞏安得遂指鞏爲東周乎當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然河南惠公既號奉王者爲東周亦必自號爲西周矣○前編曰貞定王崩哀王立其弟思王弒哀王自立其弟考王又殺思王自立然少弟揭在焉使揭復迹其所爲則考王殆未保也於是封之河南是分國以處之也而揭之子孫世執其政援立威烈之初又併封其少子於東以奉王爲名於是東西二周分周亦猶三家之分魯矣考王固不得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制之也。周室其時地不大於曹滕，民不衆於邾莒，而兄弟相殺以奪之，又兄弟相分以處之，是區區者，果何樂乎爲君。而若此紛紛也，其未取滅亡幸哉。

丙辰　周威烈王　元年　晉懷公　元年　晉翹無恤卒　在位二十三年

以兄伯魯之孫浣爲後，獻子徙治中牟，襄子之弟嘉逐浣而自立於代　是爲桓公　一本作子

史記曰，襄子非有代、南并知氏，强於韓、魏，其後要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於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爲太子。襄子卒，浣立，是爲獻子。獻子少即位，治中牟，○史記正義曰，此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也，相州蕩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

軒按趙襄子初以受戒能習獲嗣父後，其賢可知矣，尋生五子，乃爲伯魯之不立也。不立其子而立伯魯之孫浣爲太子，其殆聞吳季子之風而興者乎，其賢又何如也。第當簡子置後時，未聞一讓其視季子不能無歉耳，厥後襄子之弟嘉逐浣自立於代，亡何，國人殺其子迎浣復位，則天理人心報應不爽矣，嗟乎，當斯時也，人心率爲勢利昏，甚至兄弟爭國，同氣相殘者衆矣，而襄子獨能傳位於兄之孫，即謂其賢，豈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季子也
亦宜

受晉君之朝也何居

秦庶長鼂弒其君懷公國人立其孫是爲靈公
懷公在位四年
遇弒

大事記曰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昭子早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爲靈公居涇陽

鄭共公卒在位二十年子已嗣是爲幽公

晉韓虎卒子啓章代爲武侯

然則韓亦姬姓也魏亦姬也邈

其源同出于周周之食祿遞矣

金履祥曰按左傳杜氏注國語曲沃桓叔生韓萬自韓萬傳至虎凡九世康子卒啓章嗣

晉魏駒卒子斯代爲文侯

前編曰按魏世家畢公高之苗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賜邑于魏爲大夫自萬至桓子駒

凡八世

丁巳 二年 秦靈公元年 晉趙嘉卒國人殺其子迎

浣復位

史記曰桓子逐獻子而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獻子立之

戊午 三年晉韓啓章伐鄭殺幽公在位二年鄭人立其弟駘是爲繻公

己未 四年繻公元年 秦作上下畤

大事記曰秦靈公作上下時於吳陽上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

辛酉 六年盜殺晉幽公在位十八年 魏斯誅作亂者而立幽公之子止是爲烈公

大事記曰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誅晉幽公盜立幽公子止年表書魏誅晉幽公盜有脫字皇極經世作魏文侯殺晉幽公因年表之誤也○外紀云威烈王四年晉幽公夫人秦嬴賊公於高寢

壬戌 七年烈公元年 晉魏斯城少梁韓啓章都平陽

大事記曰按秦本紀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年表靈公七年與魏戰少梁蓋出師在六年而戰在七年也竹書紀年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趙獻子城泫氏少梁故城在

趙浣城泫氏

大事記曰按秦本紀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年表靈公七年與魏戰少梁蓋出師在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同州韓城縣南二里泫氏今泫州高平縣

癸亥　八年秦人與晉魏氏戰于少梁

臧滅鄰

大事記曰鄰少暉氏之後也嬴姓國在東海郡今海州方春秋時大暉之後猶有任宿須句顓臾四國存而少暉之祀莒鄰實司之至於戰國二暉之世獨任僅見於孟子之書而已此臧文仲所以發不祀忽諸之歎也

九年晉魏氏復城少梁

秦城塹河瀕秦初以君主妻河

史記索隱曰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爲君主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爲河伯取婦蓋其遺風殊異其事故云初○大事記曰以君甥妻河用諸河以求福也戒狄之俗也魏文侯使西門豹爲鄴令鄴民苦爲河伯取婦豹始禁之正與同時魏其秦鄴意者深秦俗與

乙丑　十年晉翟氏城平邑

前編曰按水經注竹書紀年世家在十五年

按泫州一作澤州

按文仲聞六典葬臧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

空以入禘不知何說而用人于社君主妻河遂貽禍鄰鄰秦獨無西門豹其人耶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國勢

丙寅　十有一年秦補龐城城籍姑

前編曰魏城少梁而秦壓河瀕蓋相備也至是又城籍姑籍姑在同州韓城縣非三十五里而少梁在韓城縣南三十二里蓋對壘也

衛公孫頹弒其君懷公在位十年遇弒而自立是爲慎公頹敬公之孫也

時秦亦數有廢立之事而其強日甚始亦世臣從中主持耳

秦靈公卒在位十年國人廢其子立其季父是爲簡公

大事記曰簡公懷公之子而昭子之弟也秦記曰簡公從晉來亨國

齊田居思伐晉趙氏鄔圍平邑

丁卯　十有二年

大事記曰按左傳昭公十二年八月晉荀吳假道於鮮虞滅肥是冬晉復伐鮮虞杜預曰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中山名見於傳蓋始於此及定公四年晉合諸侯於召陵謀爲蔡伐楚荀寅曰諸侯方貳中山不服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則中山是時勢已漸強能爲晉之輕重矣史記趙世家是年書中山武公初立意者其勢益強遂建國備諸侯之制與諸夏抗衡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而徐廣曰中山武公周定王之孫

簡公　慎公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禹績漸溝洫防之制始廢矣

西周桓公之子古史謂周衰已甚安能使子弟據中山乎其說是也或者徐廣徒聞中山姬姓遂傳會其世系歟

戊辰　十有三年齊田白伐晉毀黃城圍陽狐

前編曰按地理志云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二里

秦與晉戰于鄭下秦人敗績

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

大事記曰春秋後河患見於史傳者始於此漢待詔賈讓曰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瀕河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墳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戰國之時河水潰決隄岸如今歲所書者蓋亦無幾至於秦漢以後河始爲世大患賈讓之論可謂究其本末矣○前編曰河壅龍門至底柱此西河東北也其後

己巳　十有四年齊田白伐魯莒及安陽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大事記曰世家作伐魯葛及安陵○史記正義曰後魏地形志云巳氏有安陽城今宋州縣西北四十里安陽故城是也

晉魏斯使其子擊圍繁龐出其民

越朱勾卒在位三十八年子翳嗣

庚午 十有五年 通 翳元年 齊田白伐魯取一城年表作取都

辛未 十有六年 日有食之年表失其月

王命晉韓啓章趙浣伐齊入長城

此勿命爲諸侯之漸

大事記曰按外紀王命趙韓伐齊入長城是時晉三家自通王室亦如列國特未賜命耳後漢志濟北國有長城至東海史記蘇代說燕君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即防門在平陰

魯元公卒在位二十一年子顯嗣是爲穆公

齊田汾敗晉趙氏于平邑獲其將韓舉取平邑

齊田盤卒子和代是爲太公

禮記曰陳莊子死赴于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問之對曰古之大夫東修之問不出境雖欲哭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哭諸縣氏○大事記曰和田太公也史記索隱曰按汲冢紀年田莊子卒明年立悼子悼子卒乃立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歷年無幾所以世本及史記不得錄也

壬申 十有七年 魯繆公 元年 魯侯尊禮孔伋○

孟子曰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與我友又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

創爲三代未有之制豈非夷俗

魯侯以公儀休爲相泄柳申詳爲臣

董仲舒曰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孟子曰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秦初令吏帶劍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大事記曰佩玉三
與三代所尚之不同無他觀其所佩而已矣

晉魏斯伐秦築臨晉元里

大事記曰臨晉按前漢地理志故大荔秦滅之更名臣瓚曰舊說秦築高壘以臨晉國故曰臨晉元里失其地皆魏文侯伐秦所取築而守之也秦孝公所謂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三晉攻奪我河西地此類是也○史記正義曰臨晉故城在同州馮翊縣西南二里元里故城在同州登城縣界

晉韓啓章卒子虔代是爲景侯

晉趙浣卒子籍代是爲烈侯

癸酉 十有八年晉魏斯擊宋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使其子擊守中山

通鑑曰文侯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他日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慍使璜召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外紀曰文侯嘗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不許趙利曰魏攻中山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而不能取、則魏罷而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守、是用兵者魏、而得地者趙也、不如許之、彼知君利之、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不得已也、○大事記曰、按史記戰國策韓詩外傳古史樂羊攻中山、其子在中山懸之以示羊、羊不顧、中山烹而爲之羹羊啜之盡一杯、中山知其恐下之、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文侯愛少子擊、使太子擊守中山、趙倉唐傳之、居三年、性來之使不通、倉唐使於文侯、以詩諷之、文侯乃出擊封之中山、而復太子擊、○又曰文侯子武侯之世、趙世家書與中山戰于房子是時蓋已復國、其後與諸侯並稱王、則其勢又強矣、意者若鄭莊公克許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祀所以能復興歟、○前

為國者義不容復顧家然忍于嬰美則太甚矣

編曰、魏之攻中山也、趙利已策其不能越趙而守之、趙可以得地、魏文侯亦豈不能察此故雖利其地、以封其子、亦必存中山以示趙而固子也、此與時中山所以復興歟、

秦輕洛城重泉

大事記曰、洛城失其地、重泉屬馮翊、括地志云、重泉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本紀書於七年、○前編曰、今按洛城、蓋以上洛水爲名、上雒濱洱也、

齊田和伐魯取成

大事記曰、淳于髡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質諸孟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可以正淳于之誤

皆非是當時穆公欲友子思而不可得也況得臣之乎以臺無饑之事觀之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無惑乎魯之削也穆公雖不能終用子思然尊賢尚德之意當時所罕而公儀之廉強亦得相小國之道以魯之弱崎嶇於強暴之間竟能與戰國相終始未必非其君相之力也○前編曰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魯君無民久矣孔子相魯亦季氏暫授之政而尋自取之哀公既死於外而悼公之立反卑於三家三十八年而至於元公元公之世齊田正燕魯於是乎失菖失安陽又失都則元公之世削已甚矣穆公立於失都之後二年而失郚則田氏之烈未戢也不知公儀子為相其時三家之勢何如公儀子諸賢所以

虞之者何策然自失成之後又十五年而失最而韓又來救則諸賢所以交鄰固國者必有道矣又四年而敗齊于平陸又四年而為齊所破又十年而穆公卒卒之四年而伐齊入陽關則齊魯之勢其相為勝負者未為甚削也然自穆公之立以來凡百六十餘年而始亡則諸賢所與立者亦必有道矣不然則以魯之舊國不用周禮所謂初租禾者變其國之舊制耳其增其損不可知也

秦初租禾

大事記曰秦不用周禮所謂初租禾者變其國之舊制耳其增其損不可知也

晉魏斯伐秦至鄭而還築洛陰郃陽

餉用田賦而兵益租禾而賦重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大事記曰鄭蓋長安之鄭乃桓公所始封非新鄭也○史記正義曰雒漆沮水也洛陰城在水南郃陽洽水之北○括地志云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洛陰在同州西

楚簡公卒在位二十四年子當嗣是爲聲公

晉韓虔伐鄭取雍丘

史記曰雍丘今汴州縣是也古杞國

秦令百姓初帶劒

鄭城京

大事記曰備韓也○括地志云京縣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

戊十有九年　周聲公元年　晉魏斯尊禮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

通鑑曰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子擊出遭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哉

擊必自多其下賢故子方致其怒以迪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擊乃謝之○大事記曰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廬未嘗不軾也史記以子方爲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干木富乎義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於是君請相之干木不敬之益得其實○呂氏春秋曰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不敢攻

賢者之有益于人國如是

鄭人伐晉韓氏敗韓兵取負黍

大事記曰負黍在洛州陽城西三十七里今屬河南府

齊田和伐衛取毋丘

大事記曰毋音貫即古貫國在曹州濟陰縣南五十六里

齊侯鄭伯會于西城齊宣公鄭繻公

晉魏斯以吳起爲西河守西門豹爲鄴令上地守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及平糴法著法經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食子殺妻以成功名而人卒疑之昧心以求利無適而可也

通鑑曰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爲將起取齊女爲妻而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又殺妻以求爲將起殘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問之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戰不還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大事記曰吳起事文侯爲將拔秦五城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李悝爲上地守下令曰人

詳其殺則地無曠土民無惰業故富強甲于六國

有狐疑之訟令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今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文侯以鄴爲憂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按前漢晉志杜佑通典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上糴三而舍一餘三百石上糴二而舍一下孰自倍餘百石上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上孰之所斂而糴之

常平社倉之法乃基于李悝

按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自四收六百石自三收四百五十石自倍收三百石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又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政莫急於盜賊，故始於盜律，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後踰制，以爲雜律一篇。終以具律，具其加減。凡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具律今之名例律也。

丙子 二十有一年 晉魏斯以魏成爲相

通鑑曰：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口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子之言克於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相於克，克對之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曰：鄙人失對，願卒爲弟子。

齊宣公卒。在位四十二年子貸嗣。

相士之法，已盡于此。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齊田會以廩丘叛田氏

大事記曰史記世家年表皆書田會以廩丘反會非叛齊也叛田氏也

晉趙籍以公仲連爲相

史記曰趙烈侯好音謂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則可貴之則否君曰然鄭歌者檜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畮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苟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迺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

（按迫音由與攸同寬緩也）

（有爲善之資而輔導無具終于不德者多矣良可惜也）

不克君悅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內史賜連衣二襲

丁丑 二十有二年 齊康公 元年 宋昭公 卒在位六十五年 子購

申嗣是爲悼公

（宋昭可謂矣）

大事記曰昭公嘗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是以亡也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

戊寅 二十有三年 悼公 元年

九鼎震

（天象）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卷前編25卷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特1000
三嘉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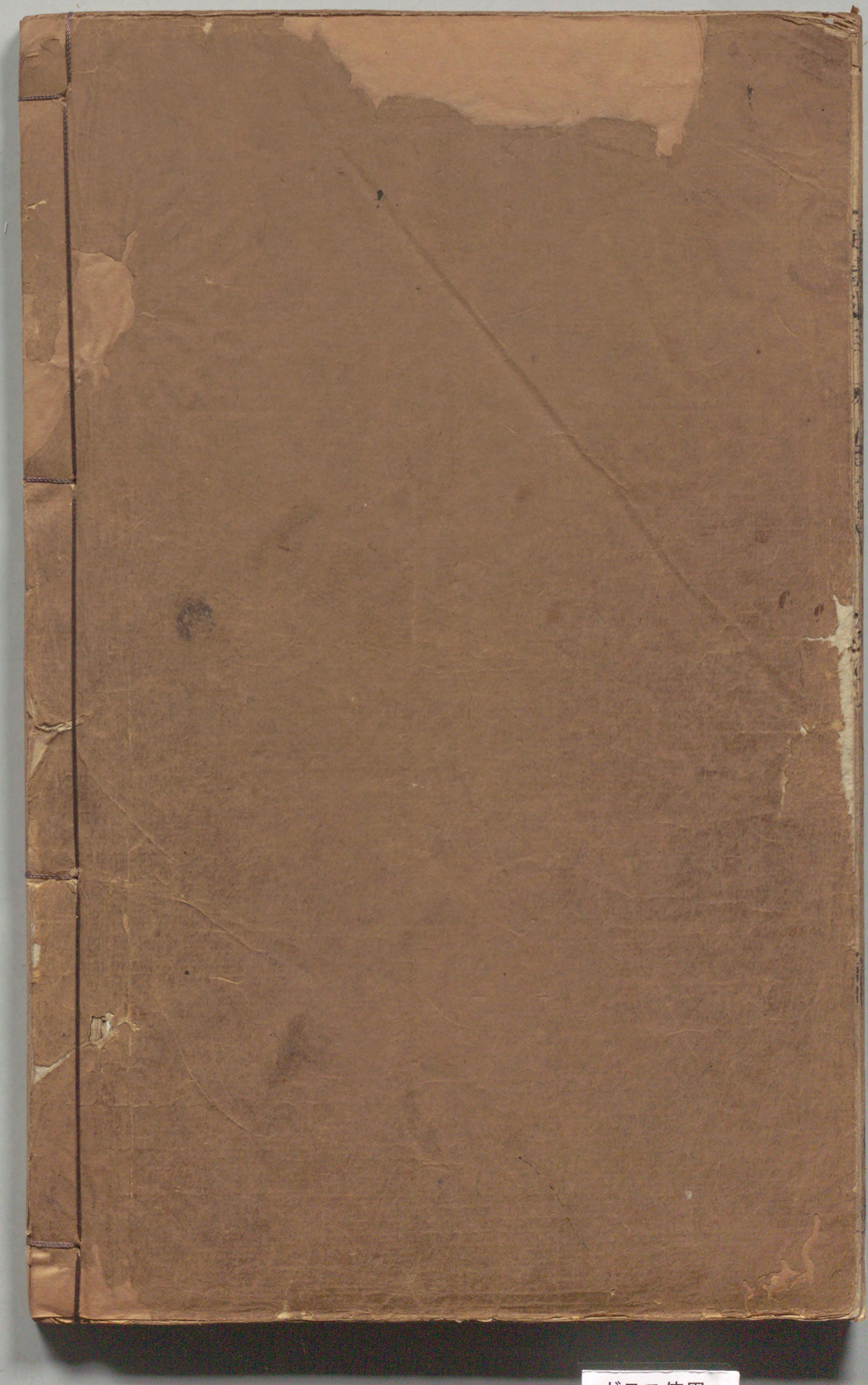
論涑水作史之法甚晰宜附通鑑之前

前編曰按九鼎三代相傳天下之形制圖籙也而震是天下之大器也司馬公通鑑始於是年而不書通鑑以人事爲要也左氏終於趙魏韓之亡智伯而通鑑始於魏趙韓之爲諸侯又推其始以及於趙魏韓之滅智伯又推其始以及智伯之立後舉數十年之事悉下附於二十三年之內年之不接於春秋者避續經之嫌也事之接於左氏者叙訓事之實也然則呂成公大事記之年何以上接春秋曰通鑑爲歷代史法之創始於續經爲有嫌大事記用史記年表之名例於春秋爲不犯二意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十五

庚子嘉平月望夜校訖　佐藤晃國谷章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59巻前編25巻　特1000-27

ガラス使用